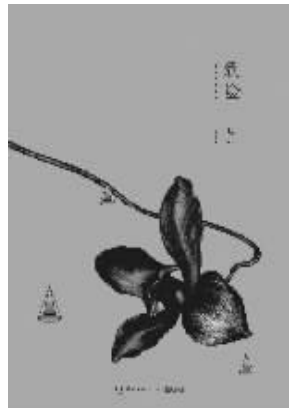


# 许璟楠远赴贵州探寻张铭的秘密

9

悬疑小说



陈幻 著  
湖南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

## 【内容简介】

多年前一个意外,令他们纠缠至深,又注定永远隔离。不速之客的出现,意外击碎了封冻的冰川。面对不可能实现的沟通,他们被逼向最荒唐的选择。为了在一起,必须分离。能打破僵局的就是危险,是危险让他复活。一个悬疑故事的外壳下,被层层悖论包裹的现代生活。婚外恋、暗恋、心灵的控制与解脱、谜中谜……每一步选择都看似合理,组成的竟是一幅最荒诞的画。谜底揭开的同时,展示现代人心灵深处的相遇和错过。

## 【上期回顾】

许璟楠意外得知张铭还有一个前妻。姜燕告诉杨霄自己曾被卢庆丰强奸。

1. 张铭在门口试了半天,门锁已经换了。门把手上还插了几张小广告。来之前给她打过电话,关机。又发了短信,没回。这个状态持续了两天。能上哪儿去呢?他在门口站了半天,一遍遍拨打她的号码,都是一样的回复。打电话问刘欣,也没接。茫然。坐在门口等到将近凌晨一点,还是没见她回来。会出什么事儿吗?应该不会,否则没必要换锁。她只是想完全跟他这个人隔绝。他经常能感觉到她的存在,但当天站在那扇门前的几个小时,他一点儿也感觉不到。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?他一再挑衅她,让她把自己逼向更危险的地方?他知道她并没有停下来。他究竟希望她做什么?

自从上次姜燕那个奇怪的谈话过后,他这些天不知是怎么过的,做什么都没心思,总觉得有样东西在默默地抽干他。

和姜燕一句话也没有了,他领教了和她说话的代价。他有太多问题想问她,又一个都不敢问。他知道,已经不可能用过去的任何一种方式和她说话。他突然不会了。

到家时,已经是快夜里两点了,屋里灯还大亮着。姜燕明明听见他进来,但还是背着身在客厅里套沙发罩。张铭站在客厅里,第一次觉得自己家这么大,这么干净,这么漂亮。他看着她的背影,知道这些天困扰的人不仅仅是他。

“你去找她?”姜燕先转过头,也是满脸憔悴和不安。

张铭看清她的瞬间,还是想赶快上楼。这么熟悉的一张脸,他竟有片刻的恍惚。他强迫自己看着她,试着把这张脸、这个人和自己未来的生活联系在一起。过去是怎么做到

的?现在为什么很难想下去?整个人都在跟着失重。十几天之后,他们真的能当什么事儿也没发生,去美国重新开始生活?

张铭觉得头越发昏沉,过去坐到刚被她套好的沙发上。姜燕手里还紧紧攥着一个靠枕。那么软的一个东西,他看着却觉得心慌。

“她知道了。”张铭梗着脖子说。“知道……知道什么了?”姜燕手上的青筋凸显出来。“知道我有前妻。”张铭看着姜燕的手。“知道有吕晓雯这个人存在。”姜燕睁大了眼睛,听清楚了,她觉得自己一定是听错了。空白片刻,她坐到沙发上。

“怎么可能?她怎么会知道?是因为我?因为卢庆丰的事儿?她那个当警察的朋友……他肯定在帮她调查我们……”姜燕说着忽然清脆地抽了自己一耳光,张铭吓得打了个激灵。再去看她,苍白的脸已经红了起来,这时看着真是非常刺激。他连同情她的力气都没有。

姜燕抬起通红的脸。“她究竟知道了多少?”“不知道。”张铭弄了弄裤子上的褶皱。“已经找不着她了。”姜燕脸色又完全变白。

“也不能把你怎样吧?毕竟……毕竟那些细节都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,我们也把痕迹基本上都抹掉了。除非……”她说着说着表情又痛苦地扭曲起来。“我怎么能自作聪明去找那个警察呢?他肯定要帮她。”“怎么办?”他一问完,向来很有主意的姜燕脸上现出他从没见过的迷惑。姜燕还是比他更快缓了过来。

“你必须找到她。”张铭窘迫地看着她。“上哪儿去找?找到了又怎么样?”“给她想要的东西!任何东西!”姜燕只是看着他们地下的影子,僵

硬地说道。“哪怕是我们离婚,你去找她。如果你不想被她毁了,如果你不想我们被她毁了——”

张铭好像听见了最荒唐最冷酷的声音。他觉得自己不管朝哪个方向转身都是刀锋。

“你到底怕她查出什么来呢?”他问姜燕。姜燕的脸上再也没有表情。

2. 许璟楠站在河道旁。她和杨霄中午到达贵阳,杨霄直奔死者家里,没多久就回来了。“卢庆丰N年前就被医院开除了,他老婆也不认识姜燕。”

杨霄给许璟楠看了一张便签纸。“这是当年和卢庆丰同时期工作的一个护士长的电话,已经退休了,没准这个护士长知道点儿什么。”

“植物人?”到护士长家里才几分钟,许璟楠就已经知道了故事的另一半内容。

老护士长看看张铭的照片。“那时候是长头发。他当时在我们医院很有名,有几年时间吧,他几乎天天去医院。送医院时,男的轻伤,女的只是昏迷,身上还都好好的。结果一检查,刚好头部撞到了要害部位,再也没醒过来。”

“还有你们问我的这个护士——周文静,”老护士长敲了敲桌上的照片,“当年谈过恋爱不知道,可有些风言风语,说她喜欢上病人家属——就是这个画画的。不过大家也只是猜测。周文静老是往脑科跑。”

许璟楠和杨霄都惊得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“这两个人跟老卢又有什么关系呢?”护士长摘下眼镜,看了看杨霄。

杨霄说道:“是这样,卢庆丰是

在北京死亡的,死亡原因还不好说。在贵州好好的,突然死在北京,这个护士周文静也恰好在北京——你知道他们当年有什么过节吗?”

老护士长这才恍然大悟。“你是说周文静害死了老卢?”

“所以,”杨霄道,“就看您能不能帮她打消这个嫌疑了。”

“那么乖的姑娘,不应该啊……老卢是有点儿好色,喜欢逗小护士,不过我不记得他们有多大矛盾。”

“这个画家特别爱他的老婆,说什么也要供他的老婆活下去,家人当时为这事和他断绝了关系。为了维持老婆的生命,他把房子都卖了,那也只够完成第一疗程的高压氧舱治疗。那个治疗费用实在太高,时间太长疗效也不好保证,医院都不建议继续做这种治疗。这画家很犟,还到处拼命工作,赚钱,想做第二个疗程,好像也累出什么病了,真可怜。”“他老婆的生命维持了多久?”杨霄问道。“有个两三年吧。”“那这个画家的老婆吕晓雯,最后是自然死亡吗?”杨霄说完,许璟楠猛地站了起来。“杨霄,咱们到此为止吧!”

老护士长也站起身,摆出送客的架势。“你们要是来查医院的,我无可奉告。”“跟医院一点儿关系都没有。”杨霄急忙解释。老护士长表情复杂地坐了下来,“第三年治疗时,一天晚上,高压氧舱机器出现故障,起火了,病人被当场烧死。”

许璟楠一惊,失手碰翻了杯子,她意识到,是姜燕主导了这一切。那张铭呢?他知情还是不知情?

“病人家属有可能接触到那个机器吗?”许璟楠听懂了杨霄的意思,愤怒地瞪了他一眼,没等老护士长回答,便快速起身,跑出门去。

# 松下向晁信义索赔,王家察觉到危机

10

传奇故事



黄晓阳 冷海 著  
中国言实出版社友情提供

## 【内容简介】

1900年,八国联军侵入北京,京西胭脂铺毁于一旦,一家数十口死于非命。幸存者晁信义立志重建京西胭脂铺,并与对手王记胭脂坊竞争皇室专供权。正当京西胭脂铺和王记胭脂坊斗得难分难解之时,西洋资本和东洋资本悄然崛起。面对内忧外患,晁王两家决定摒弃前嫌,联手御敌,共度时艰。岂料卢沟桥一声炮响,揭开了日本人苦苦布局五十余年的真实面目,两个民族品牌,和整个民族一道陷入危亡绝境……

## 【上期回顾】

松下长生装成晁父的朋友来到晁家祭拜亡魂,还借着订婚的名义接近晁信义。

松下长生和晁信义谈妥了价格,签约画押。松下长生拉开公文包,从里面拿出一沓银票,认真地数了两遍,小心翼翼地交到晁信义手中,再一次弯腰鞠躬,告辞而去。晁信义看着手中的合同,摸了摸怀里的银票,一股喜悦之情涌上来。他忽然拔腿就向前跑,一边跑一边喊:“姑姑……姑姑……”

后院是一个回形建筑,其中一个角落被晁信义辟成配料房。几天前,晁灵珊已经从沧州返回,协助侄儿重振家业。听到晁信义的叫喊,她立即从配料房里出来,问道:“信义,什么事?”“姑姑,我谈成了一笔大生意。”晁信义扬了扬手中的合同,并把两万两银票摸出来,说:“这是合同,这是订金!”

晁灵珊看了合同,眼泪直落,情不自禁地说:“谢天谢地,京西胭脂铺有救了!”

松下长生回到北京的寓所。刚刚坐下,松下次郎就进来了。松下次郎喜道:“父亲,是不是京西胭脂铺答应和我们合作办厂的事情了?”松下长生摇了摇头说:“京西胭脂铺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,不会答应与我们合作办厂。”“还没有山穷水尽?他们什么都没有了。”松下次郎说。

松下长生摆了摆手说:“你不了解中国,不了解中国人。他们讲究仁义诚信,讲究一人有难,大家帮忙。晁家有不少亲戚朋友,这些人都会帮晁家。所以,晁信义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筹集到几万两银子。你要和中国人做生意,就一定要了解中国文化。”

松下次郎点头说:“是,我听父

亲的。”

“不过,也有好消息。我和晁信义订了一份合同,购买京西胭脂铺一批货品,共六万两银子。”松下次郎瞪大眼睛,一脸茫然:“父亲,京西胭脂铺正需要钱,这六万两银子岂不是帮了他们的大忙?”

松下长生微微一笑,又指了指自己的脑子:“你好好想一想,晁信义现在至少需要三十万两银子,才能恢复从前的京西胭脂铺。晁家只有两个人活了下来,晁信义和他的姑姑晁灵珊。他们之中肯定有一个人掌握着配方,说不定两个人都掌握了。晁信义和晁灵珊没有足够的时间培养技师。可现在,他们既要保住宫廷的合同,又要满足我们的合同,就要扩大生产规模。生产规模一旦扩大,技师跟不上,质量肯定会出问题。到时候就怪不得我了,按照合同规定,他们要赔偿我。”

一个月后,京西胭脂铺。

晁信义做了一个长长的梦,一条泥泞、崎岖的小道,小道的一边是绝壁,一边是万丈深渊。晁信义艰难地往上攀爬。山顶就是一片平坦、宽阔的大坝。他满心欢喜,还有一步就能攀上去了。忽然,脚下一滑,他整个人向深渊跌去。

晁信义惊醒了。

他起床,走到后院,却发现一个坏透了的消息,赶紧去叫姑姑。晁灵珊惊讶地赶忙凑了过来,往院子里那些水粉半成品嗅了嗅,脸色大变:“酸的!怎么回事?”她用手指沾了些残留在沉淀池瓷砖缝隙之中的水粉,放在鼻子之下,嗅了嗅:“水粉质量出了问题。上次做的水粉在哪里?”“大部分都卖给了松下长生先

生,已经发货了。”晁信义脸色大变,赶紧去松下长生在日租界的寓所求见,将水粉质量出问题的情况告知。

松下长生怒道:“混蛋!京西胭脂铺怎么能卖给我劣质产品?”晁信义急忙施礼道:“千错万错都是京西胭脂铺的错,我一力承担。”“晁掌柜,按照合同规定,你要双倍赔偿我12万两银子,我还没有算你给我们造成的间接损失!”晁信义冷汗直冒,事情到了这个程度,话语权全在松下长生手中,只能任他宰割了。

晁信义又抱拳施礼道:“松下先生,所有一切都是我的错。请给我三天时间,三天之后,我一定给你一个答复。”“好,三天之后,你必须赔付12万两银子,否则,我会告你诈骗,把你送进大牢。好了,不送。”

京西胭脂铺的货品出了问题,将赔偿松下一大笔钱的消息,迅速传遍了整个业界,正向消费群体扩散。

王兴业听到这个消息后,一下子从半躺的太师椅上坐了起来。随后,他离开了太师椅,在房子里走了几圈,一句话也不说,转身走开了。

王家栋不明白父亲到底是什么意思,站在那里发愣。自从晁家遭难后,王家栋开始不理解父亲了。以前,父亲恨晁家,恨得牙痒痒。他清楚地记得,自己小时候和晁家的孩子,是连话都不能说一句的。有一次,他放学时,和晁家的几个孩子没有拉开距离,看上去像是走在一起,被父亲看到后痛打了一顿。而现在,老爷子的整个性情似乎完全变了。晁家遭难,他出面张罗收尸入殓还说得过去。晁信义要重振京西胭脂铺,他拿出五千两银子相赠,也能

理解。可现在,听说晁信义将赔松下一大笔钱,他的表情不是幸灾乐祸,而是震惊,就像是自己家里亏了一大笔似的,这就难以理解了。

王兴业知道儿子的顾虑,但他不能不操这个心。儿子还年轻,年轻人最大的毛病,就是心浮气躁,急功近利,恨不得一口吃成个胖子。问题在于,天下哪有那么大的便宜让你占?天上从来都不会掉馅饼,掉下来的只可能是石头。晁信义就是梦想着天上掉馅饼,结果被掉下来的石头砸着了。

晁家如何,与他王兴业半点关系都没有。可他却从这件事情中看到了危机。这个危机在于,这个松下化妆品社到底想干什么?

松下长生是生意人,他王兴业也是生意人。以他在生意场上的经验来看,无论如何,他不会将六万的订单,交给一个刚刚遭了大难的店号,更不会交给一个从未真正经营过的年轻人。可见,松下长生确实不是看好晁信义,而是看坏。既然看坏,他又为什么拿出那么一大笔钱签这个订单?理由同样只有一个,捧杀京西胭脂铺。

王兴业沉默了一会儿,对儿子说:“我打个比方吧,在一片山林里,居住着很多动物,有蛇、鼠、飞鸟。这些动物之间会不会争斗?一定会,大家都是为了生存。但总体来说,这片山林是平静的。可是,突然有一天,山里来了一只猛虎,你认为结果会如何?”

王家栋说:“它会将其他动物全部吃掉。”

王兴业说:“是啊。我能感觉得到,松下先生就是那只猛虎。”